

KUTONG DE JIYI

苦痛的

记忆

——中条山战役难民口述历史实录

主编◎杨圣清

副主编◎郭发亮 曹安怀 张城垣

 人民出版社

KUTONG DE JIYI

苦痛的

记忆

——中条山战役难民口述历史实录

主编◎杨圣清

副主编◎郭发亮 曹安怀 张城垣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于宏雷

封面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周 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痛的记忆——中条山战役难民口述历史实录 / 杨圣清 主编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5

ISBN 978 - 7 - 01 - 009742 - 8

I. ①苦… II. ①杨… III. ①晋南战役 - 史料 IV. ① E29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9792 号

苦痛的记忆

KUTONG DE JIYI

——中条山战役难民口述历史实录

杨圣清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36.5

字数：58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09742 - 8 定价：7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杨圣清

副主编 郭发亮 曹安怀 张城垣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朱清水 关世忠 祁家玉 杨一凡

杨秀丽 杨圣清 张城垣 陈秀玲

段志刚 郭发亮 曹安怀



夏县祁家河难民问题座谈会与会者合影



平陆县县城难民问题座谈会



杨圣清与张城垣同志研究如何进行难民问题调查



2010年7月21日杨圣清、郭发亮在垣曲峪里移民村调查

中条山战役难民流亡示意图（一）



1. 平陆县 2. 夏县 3. 垣曲县 4. 渑池县 5. 灵宝县 6. 潼关县 7. 扶风县 8. 麟游县 9. 洛宁县 10. 宜阳县

中条山战役难民流亡示意图（二）



序 一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魏宏运

杨圣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余之挚友，近年多瞩目抗日时期中条山战争研究，颇有所获，得到学界赞许。近又与其同乡好友，走访中条山难民之方方面面，撰成《我们是可怜的难民——中条山战役难民口述历史实录》，命余在该书出版前讲几句话。读之，令人惊心动魄，真个是字字血，句句泪。

1941年是中日全面战争的第五个年头，日军全力以其最毒辣之手段灭亡中华，国家处于最危难时期。国民党政府执政者蒋介石及其幕僚仍然坚持“今日本党的敌人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背叛国共合作共同御侮之诺言，认敌为友，以友为敌，置“两党之争是主义之争，中日之争是国家存亡之事”这一基本道理于脑后，以一切手段消灭、削弱抗日力量。在华中制造了皖南事变，在华北不断制造摩擦，在西北从1938年起就以大军包围了陕甘宁边区。

日军大举进攻中条山时，国民党方面不仅不增强该地实力，反而削弱该地守军。当时，防卫中条山者有陕军（杨虎城部和高桂滋的第17军等）、中央军（卫立煌部）、滇军（曾万钟第3军，实已中央军化）、晋军和豫军等。陕军（杨虎城部）由陕西省平民河防开往中条山的新编27师，原属杨虎城警备一旅，已数次与日军遭遇，均取得胜利。新任之中央军指挥官按照胡宗南旨意，撤掉一批能征善战之中下级军官，安插于要职者为黄埔七分校刚毕业之年轻军官。先父魏应中（字宜华）即是实例。此前他为重机枪连连长，是实战人员，却被安排为“营副”虚职。无权、无兵可带之中下级军官为数何止十数人，每日只以打麻将消磨时光。该师师长王竣亲口对先父说，我想提拔你为营长，可新派来参谋长说：“他是杨虎城的残渣余孽，提他干什么？”（摘自《魏宜华回忆录》手写稿）。先父因情绪剧烈，被派回西安招

序
一

兵，逃过一命。新编 27 师全军覆没，二舅父王焕新及该部队中之乡亲，从此杳无音讯。

陕军防区，隔黄河的对岸澠池一带的防军，是胡宗南所部，这支部队在中条山激战时，隔岸观火，根据蒋介石早已下达的命令，不准退军过黄河，过河者即以枪击之。战事失利，守军溃散。

更令人气愤的是，敌军伞兵已包抄后路，老百姓将敌情报于军方，中央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却听之任之，无动于衷。日军飞机狂轰滥炸黄河渡口，以断绝国民党军退路。溃军和老百姓乱成一团，有的仅凭手牵手或以军人裹腿相连，相互牵拉过河；有的找来门板等凡能浮于水面的物件，放在水中爬在上面过河。如是情景，被黄河巨浪淹没、卷走者究为多少人，实无从统计。幸免于难之老百姓，即流为难民，过着流亡悲惨的生活。

中条山民众扶老携幼四处逃亡，远者直达新疆。而我所亲见者，为西安火车站附近和四关外的马路两侧，各种废旧物件搭起的形形色色最简陋的窝棚。难民无衣无食，乞讨为生，稚子啼饥号寒，过往之当地人亦无力助之，徒唤奈何而已。

设如，中条山之中国军队采取八路军在太行山作战之方略，能严密组织起各阶层群众，使每一个村庄都变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施行游击战，当不会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设如，以围剿、包抄、捕杀中国革命力量之兵力，放在抗日战场上，与共产党合力抵御强敌，那定能粉碎日本罪恶的大陆政策，中国抗日战争史也定会出现奇迹。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条山制造的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时期被害最大最残酷的惨案之一。日军集中使用了侵华一切非人性之手段，其惨无人道、无所不用其极的罪行，是人类历史上所罕见。中条山难民之惨状，亦可视为当时难民之一缩影，这是一部血泪史、控诉书，应使之传之后代，永远根植于人民心际，永勿忘却。

这部书是作者以如实记录日军罪行为己任，令人感动的是对每一桩事、每一个家庭和个人都有鲜活之描述，而且它将不可再现，因为罹难之老人，以至其亲眷，或已年近古稀，或已相继作古。

这部书是作者与口述历史者在痛楚悲愤、哭泣中完成的，为学界提供了丰富的正反面文化遗产。书中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估算，这是过往很少涉及的。

作者的思路是很广阔的，把握了难民问题，就能令人对这一战争有一完整认识。作者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发掘整理中条山难民问题，深化了对难民的认识，这种研究方法是应该提倡的。

2010年8月上旬

序 二

甘肃弘久公司总经理 祁建民

中央党校教授杨圣清先生，把他主编的《我们是可怜的难民——中条山战役难民口述历史实录》书稿送给我看，并说要征求我的意见。

说句老实话，我真有点诚惶诚恐。我虽然也是读书人，但却是学工的，平时对历史书没有多少兴趣，读得很少，尤其对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抗战史读得更少，对于我的父老乡亲在抗战时期所遭受的种种非人的苦难和折磨，更是知道的少之又少。但为了对朋友有个交代，我还是在工作之余翻阅起来。

粗读一遍，我就被书稿里所记述的大量悲惨的事实吸引住了，也受到震惊。没想到以前只是在电影和电视剧里出现的场景，竟然在我的家乡曾经真实地发生过，而且不止一桩一件。

近年来，虽然有不少反映抗战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也比较客观地再现了当时的真实历史，但对其中日寇强盗的种种暴行，我总以为是艺术的加工或者是加工的艺术。对一些有真实地名和人名的控诉性的文章，我也以为是离我在时空上都很遥远的事，与自己没多大关系。

然而看了这部书稿，才知道那些电影和电视剧里的情景，就曾经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村子里，发生在自己父辈们的身上。这部书里记述的很多人都是我认识的，或是亲友，或是邻里，这部书稿就是他们血与泪的控诉！

书稿里记述的日本强盗和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残害乡亲们的种种暴行，真是令人发指。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是那样的猖獗，那样的肆无忌惮，那样的惨无人道，那样的灭绝人性，事实证明他们完全是一群毫无人性的畜生。

坦言之，如果不是看了这部书稿，我绝不会相信父母会卖掉自己的儿女，甚至把自己的亲生骨肉或扔进黄河或丢弃到山坡上，任其淹死、饿死、

晒死，还有吃奶的孩子被妈妈活活捂死的事会是真的。

为了活命，乡亲们吃树皮草根，甚至有些乡亲至今仍然保留着当年吃剩下的榆树皮；为了活命，许多乡亲坐在火车顶上逃难，不料却被日寇的炮弹炸得粉碎；为了活命，我的父老乡亲拖家带口，远逃河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更有的辗转流落到四川、云南、贵州……

看了乡亲们这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我不禁泪流满面。

我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对于日寇野蛮糟蹋老百姓的事没有亲历过，对于那一段历史，只是在小的时候曾听父母亲断断续续地讲过一些，他们可都是那场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但由于自己当时年龄还小，那时没有认真地听，更没有想着把它记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自己的脑海里便慢慢地淡化了。

现在好了，杨圣清先生和他的同仁们，经过几年辛辛苦苦地采访、挖掘、搜集，终于整理出了几十万字活生生的史实资料。本书就是这些同志心血与汗水的结晶。这本由乡里人写乡里事的书稿，因为材料翔实真切，所以倍加生动感人，更是催人泪下。

我对这些同志献身家乡公益事业的这种精神尤为钦佩。在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盛行的今天，这些同志（其中还有不少耄耋老者）不图名利、不计报酬，为了揭露日本法西斯强盗残害我们亲人的罪行，也为了使子孙后代不忘前耻，牢记历史，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史料的搜集整理中，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光大。

这些同志为自己的家乡做了一件大好事，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和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高兴，我们也应该感谢他们。假如我们的前辈——那些死难者有灵在天的话，当他们看到自己所经受的苦难今天能公之于众，也许能得到些许安慰。

有人可能以为这些早已成了陈芝麻烂谷子，现在没有必要再翻那些陈年旧账，再揭那些旧伤疤了。我则觉得，正是因为有许多人已经忘记了几十年前发生的那场灭绝人寰的战争，今天才更有必要重新提起。

二战后的日本历届政要们，大都要参拜供奉着二战时期日本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近几年日本的教科书上也把“侵略”改成了“进入”，把屠杀了三十多万无辜中国人的“南京大屠杀”说成是我们的编造，企图篡改否定他们侵略的历史；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至今还没有散去，今日还有一部

分极右势力一心想霸占我国的东海钓鱼岛等岛屿。这种种迹象表明日本的极右势力并没有接受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惨痛历史教训。

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受害者抑或是受害者的后人，我们有什么理由忘记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父辈、我们的亲人以及我们自身所遭受的那种种苦难呢？！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确实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但我们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们只是不希望历史的悲剧重演。我们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放眼未来，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强大，把我们美丽的家园建设得好上加好。

我作为该书稿的第一读者，写下了如上一段话，这恐怕不能叫作序言吧。

2010年8月

写在前面的话

杨圣清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问题，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难民的存在，从根本上来说，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大规模的、极其野蛮和惨无人道的侵华战争的产物，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期间所犯下的灭绝人类的烧、杀、抢、掠及奸淫妇女等项罪行的产物。它从一个重要层面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和残酷性。

抗日战争时期每一个大的事变和每一个大的战役（据国民党方面统计国民政府军在正面战场上进行的大战役有 22 次）的发生，无一例外的都有大批包括各阶层民众的难民出现，他们离乡背井，扶老携幼，逃到临近的安全地带或远离战争的地区。如九一八事变发生，有大批东北的难民流入关内；七七事变发生，有大批华北的难民流入华中和西北；淞沪战役发生，有大批上海和南京的难民流入湖南、四川等地；武汉战役发生，有大批难民流入广西和云、贵、川等省；中条山战役发生，有大批难民流入到河南、陕西以至甘肃、新疆等地；豫湘桂战役发生，湖南大批难民流入广西、四川……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难民数量之多，流动范围之广，遭受苦难之深重，死亡人数之多，财产损失之大，不但是中国历史上所少见的，也可说是世界战争史上所罕见。中国难民的损失是中国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损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讲中国在抗日战争的损失不能不讲到这一部分。

近十多年来，随着抗日战争历史研究的深入，难民问题成为一个新的重点的研究课题，并且产生了一些成果，有学者写出了一些论文和出版了一些专著，填补了抗战史研究中的一大空白。但从总的研究情况来看，这个研究还是很不够和很不深入的。抛去对问题研究的深度不讲，但就资料的收集

和整理工作来说，也相当不全面、不完整、不系统。现在发表的一些论文和出版的一些著作中所引用的资料，多限于淞沪、豫湘桂等少数几个战役留下来的一些档案资料和回忆资料，或者是从一些外国人的著作中摘录下来的一些片言只语，而其他多个战役中的难民资料很少见到，或根本没有，完全是个空白。因此，对这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的研究，还需研究抗战史的学者们共同作出努力，而首先应做的工作就是收集和挖掘资料。

发生在 1941 年 5 月 7 日的中条山战役（又称“晋南战役”），被毛泽东指“为上海战役以来最大的损失”。蒋介石也承认中条山失败“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战中最大之耻辱”。有“中国的马其诺”之称的中条山防线，在日军发起攻势数小时后的当天晚上就被攻破，整个战役进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防守中条山的号称 20 万的国民政府大军就被日军歼灭，中条山和豫北地区全部沦入了日军手中，日军进攻速度之快，国民政府军失败之惨重，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之大，是人们难以想象的。这个损失包括两方面：第一是国民政府军不仅丢掉他在华北地区的最后一道防线，把中原和大西北赤条条地暴露在日军的面前，而且有近 8 万国民政府军官兵成了这场战争的牺牲品，他们被杀、被俘和失踪。第二是这个地区的广大人民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生命、财产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有不少人流离失所，流亡他乡，有无数家庭被毁灭。当战争发生时，有不少青壮人还在赶着牲口和肩扛着粮食和军用物资为支前奔忙着呢？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有 20 万国民政府军防守着的所谓“固若金汤”的中条山防线，会在几个小时内就土崩瓦解；亦怎么也想不到晚上回到家，自己的家已经不复存在，许多家人已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自己已做了亡国奴。日军在攻占中条山过程中，为了对它前十多次的失败进行报复，对中条山军民实施了极为野蛮和残酷的烧、杀、抢、掠和奸淫，制造了无数起大屠杀惨案。而后，日军又为了防止八路军游击队和国民政府军再次进入中条山地区，在平陆、夏县、垣曲和豫北济源县等地境内二百多里长的黄河沿线制造了二十多里宽的“无人区”，把“无人区”内的房屋全部烧毁，居民全部赶走。因此，这些地区的居民纷纷扶老携幼，离乡背井，逃往他乡。平陆三区的郭原、尖坪、老虎嘴、任家岭、上堡、史家滩、窑窝、寺头、胡树凹、太寨、前岭、前窑、垣坪、马坪、老鸦池、南沟、北坡、下坪、庙坪、窑泉、横口、文家坡、寺沟、关家沟、杨家山、侯家山、小堆、王口、七泉等村，夏县二区的祁家河、祁家坡、西北庄、东北

庄和交泉等村，垣曲县的五福洞、陈家凹、上凹、前岭、陡坡、河堤、解峪、刁窝（现安窝）、关家及垣曲县城等，都有大批难民外逃。有全村一个不留全部逃亡的，有大多数逃亡的；有全家逃亡的，有一家大半逃亡的；有逃到河南省临黄河的浍池、陕州、灵宝、阌乡等豫西各县的，有逃到陕西的，最远还有逃到甘肃、新疆的，甚至还有辗转流落到四川、云南的。在逃亡时，有丢弃老人逃的；有抛掉妻子和儿女逃的；甚至有丢弃幼小儿女于路旁或扔进黄河的。起初，这三县的难民大多数都是集中在浍池县，靠国民党救济机关和当地驻军发放的一点救济款或“舍饭”来维持生命。他们相信了国民党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的“三个月就可打回来”的承诺，认为不需要太长时间就会重返家园。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逃亡就是三四年、五六年、甚至长达十年以上（如逃到新疆等边远地区的一些难民直到这些地区解放后才返回家乡，也有的在那里安了家，没有再回来）。在以后的日子里，国民党救济机关停发了救济款，停办了舍饭场，部分难民又返回敌占区，可大多数无家可归的难民，或逃到陕西等省谋生，或仍留在豫西一带以讨饭为生。1942至1943年豫西地区连遭大旱和蝗灾，当地的大多数老百姓都无法活下去，难民的处境更是困难到极点。有不少难民因衣食无着而饿死、冻死和病死。买儿鬻女者、青壮年妇女自行改嫁或被拐骗失踪者屡见不鲜，还有被国民党抓壮丁死于兵营者。特别悲惨的是一些难民从浍池乘火车去陕西途经灵宝、潼关（当时称做“闯关”）时，火车遭到黄河北岸日军大炮的轰击，有全家数口被炸成碎片，尸骨难寻者。当然，也有因走投无路最后选择了参加抗日游击队为国捐躯沙场者。返回敌占区的人，则有不少人被敌人当作“中国兵”和间谍杀害；也有些人则因不堪忍受日伪军、汉奸和中条山战役后遗留下的国民党溃军和土匪的残酷压榨和迫害，被迫携全家第二次逃难的；还有因日伪、汉奸、土匪的残酷压榨加上旱、蝗灾，衣食无着冻饿而死在老家的。总之，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命运都十分悲惨。所以，在难民中普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逃难！逃难！愈逃愈难！”在中条山战役中，究竟有多少个温馨、美满的家庭被毁灭呢？究竟有多少个世代代居住在中条山的家庭和个人离乡背井、逃奔他乡呢？究竟有多少个美好的家庭因生活所迫，卖儿鬻女，妻离子散呢？究竟有多少个勤劳、善良的劳动人民和天真、可爱的儿童冻饿病死，成为异乡野鬼孤魂呢？这个数字实在无法说清楚。

我是平陆县三区七泉村（现属夏县祁家河乡）人。我村距黄河二十里。